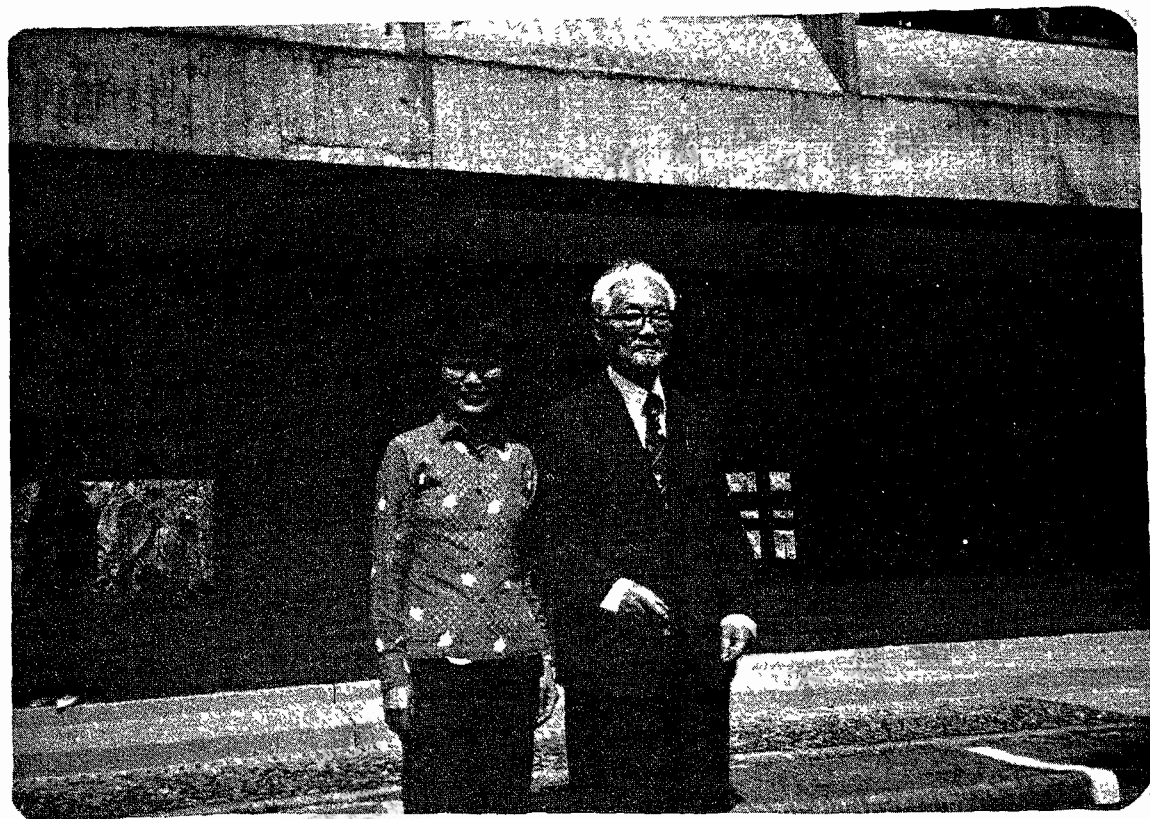


# 談上略

小思著 所有

不得翻印



(攝於一九八四年十月廿八日)

小思與巴金

# 小思見深義

冬馨

## 從《路上談》看小思散文

小思的散文集《路上談》的銷數，在香港及海外都有一個比較好的紀錄。當然，評定一本書質素的優劣，銷數未必能作準；在香港，就有許多書暢銷，並非屬於文學現象。

《路上談》獲學生、年輕人歡迎，雖然和作者身為教師有關，但應屬一種正常的文學現象。因為，小思的散文的確具有優異的素質。縱然在收輯有她散文的《七好文集》或《七好新文集》中，她也脫穎而出，是寫得最好的一位。

先為小思這本書的內容分分類。四十九篇散文，大致牽涉：（一）教育；（二）社會；（三）人物；（四）寫景抒情。這第四種，是最狹義的散文。從內容看，是指那類寫事實的、抒發感情，而議論又不多的，如《別矣康橋》、《龍的故事》、《一夜蒼生》、《葉子該哭》等。如果「美文」是指文字漂亮乾淨，這第四類足堪稱之。小思以寫這類短小美文最擅長，最出色。

當然，其餘三類她都寫得很好。她與她的學生「路上談」，既嚴肅誠懇，又親切活潑。因為做着老師，有着長期積累的經驗，能夠透徹瞭解同學們的心態，抓準

教育方面存在的要害問題，不管態度是意重心長，抑或是痛心疾首，她都體現出一種苦口婆心、「改革救危」的樂觀精神。除了不板起嚴師面孔訓人，她的這部分文章常有一些警言妙語發人深醒。例如在《讓我們都有「出息」》中，她對「有出息」所下的定義是：

盡力把自己的本份做妥，再進一步更求改善，那就是有出息的人。……無論到什麼環境去工作，能夠盡責、專心，求進，便稱得上「有出息」。

她在《嗨！這多彩的假期》中奉勸年輕人以樂觀的精神對待失敗和困難：

我們的生命，絕不能因一次失敗，便凝着了。……徬徨、等待、抉擇、碰釘子，都是另一種的多彩。我們能堅定的面臨它們，人生才顯得更多彩！

她既希望同學們不要不回家，又贈父母這樣一句話：「他們不只愛我們，原來更急切地需要我們的愛」（《今天不回家》）；要學生讀活書，「活的書在我們的四周展開，問題只是我們不肯看」（《活書有的是》）……「小思是一位好老師」是我從新加坡朋友那兒聽到的評語。這一部分篇幅，也難怪學生們喜讀。因為小思諒解同學，同情他們的苦惱，為他們說

話、鳴不平，同時又不忘對他們的缺點錯誤進行潛移默化的批評（例子很多），並將自己解剖（《長氣病患者之言》《會笑的動物》《實在瀟灑不得》），讓別人了解她。

文章有交流功能、教育功能。如果說這一批「教育隨筆」確起了它們應有的使命的話，那麼，它們在形式和文字表現上也是有特點的。以小見大、潛移默化便是明顯的，可以稱道的手法；而「道理」上的雋永，未必以一時一地為限，使它們比報刊常見的大量隨讀隨棄的雜文更高一層次。葉聖陶、夏丏尊等中國老一輩的教育家是既寫狹義散文，也寫這類與心智教育有關的文章的。至今依然不少被留傳下來。因此，我認為不能輕易否定小思的這一類文章。它仍給予像我這一類離開學校生活已很久的人不少啟發；何況小思的一個基本思想是：教育和社會息息相關，密不可分。小思寫過：「堅信『只要努力改革，世界還是個好可愛的世界』的人，就像擁抱着一個汽球，正全心全意的護住它。可是，罪惡却像討厭的頑童，在四面八方緊緊圍攻。……」她正是一位「拿着一個最可愛的美麗汽球」並極力護住它的人，十分可愛而教人欽敬。

小思反映社會現實的篇章，構思嚴謹，筆路綿密，寫得精細別緻，在短小的有限的篇幅裏，蘊藏着較深、足於使人咀嚼的內涵和哲理。這其中的佳作不少，我以為《真的很冷》、《瘋子》、《誰欠了人情味》（再說、三說）、《關窗子的道理》、《她該是個很甜很美的女孩子》極具代表性。

《真的很冷》描述作者一次乘小巴的經驗。透過小巴車窗看街景，因為車窗玻璃被雨霧弄得迷糊朦朧，她打開一線車窗，看到底車子駛到什麼地方了，却無意中見到一個盲樂丐，激起隱惻之心：「是的，真的很冷。」這是第一個層次的「冷」，時令之冷。這是一般寫散文的人都會的，小思的同情更深，聯想更遠。她運用文字技巧，借助於開窗這一細節，將「真的很冷」賦予第二層含義，寫得十分精彩：

那線打開的窗縫，讓冷風侵入車廂裏，已經惹起鄰座人的反感了。我伸手關上它，又是濛濛一片，把外邊的一切隔開，就是那麼簡單，證明自己仍不過是個閉上窗子瞎說感慨話的人，咳！真的很冷。

這是暗喻人情之冷，不必太細心也可讀出來。然而她寫得多麼巧妙：動作就是一切，議論是不必的。遠比直斥周遭無情更高明耐讀。《瘋子》中，小思的聯想、引伸和反問更屬「驚人」。須知「瘋子」是個已被人們寫爛寫濫的題目，要寫出新意並不容易。寫瘋子，按我們常見的層次有三：第一層淋漓盡致地描繪瘋子的窮相瘋態；第二層表露深切的同情心，以人道主義精神激發讀者共鳴；第三層說些瘋子是被逼瘋、追究社會根源之類的話。然而小思顯然不願墮入這些舊臼。她發出了一串咄咄逼人的責問，使人無言以對：

躑躅長街，竟還攜着不忍扔的包裹；獨居橋下，仍自困圍城，這些可憐的瘋人！

誰說他們是瘋人？

我們怎樣鑑定誰瘋誰不瘋？

……大小包裹，可能是一樁一件忘不

掉的往事舊痕，可能是瘋子心中的億萬財帛。圍城，可能是是非不侵的安樂窩……沉溺於回憶、財帛、自築圍城，不能超拔的，豈只是他？爲了外表污垢，人們便可以一語斷定他是個十足瘋子。但假如：穿得一身潔白如雪光耀眼的衣服，那又如何？……

唉！我們怎判別誰瘋？

這一句「一身潔白如雪光耀眼的衣服」最是刺目，使一篇題材平凡的散文暗含了實質極尖銳的諷刺性，顯出了它的「戰鬥性」和思想深度。

在第三篇論及人情的文章中，小思仍發揮了她「寫得深一些」的長處，多方面地、完整地闡析了「人情」二字的各種含義；《關窗子的道理》背景發生在「渡輪駛過維多利亞海峽」之際，風雨刮進窗內，人們很懂得積極地左躲右閃。關窗的道理很簡單，作者問讀者：「爲什麼只有一個人懂得？」問得貌似幼稚，其實是沉痛。她不表態，實質在描述全過程中引發讀者去思考了。《她該是個很甜很美的女孩子》也是流露着一種沉痛的感情的，對於女孩的墮落，她說她不懂得，處處是無奈之句，實際上她不但十分清楚，而且心在流血。她的淚和血可以從深沉的行文語氣中去琢磨捉摸、聽到看到。小思一貫主張寫散文不該滿足於平鋪的直筆，應力求有層次，有深度。她這批散文正體現她的主張。

更能體現小思散文風格的，是那類寫景抒情的美文。當然也有人將散文稱爲美文；這兒說的美文是最狹義的，指文字比較講究，文字十分漂亮乾淨的。筆者最爲

激賞的是她雖然講究文字美，致力於散文的表現手法和技巧，但並沒有被形式主義所俘虜而走到末路。環顧四周，並不乏粗俗、淺露、庸劣、不通、幼稚之作，也不乏徒具美麗花紋空殼而肉體十分腐敗或者殼下空無一物的東西。一方面是沾沾之喜，一方面却使人不勝其厭。小思看得出來，追求美，但絕非唯美，她的這批美文美得不但有內容，而且有哲理，有思想深度；不但美在思想和內容，也美在形式和文字。縱在極個別之處斟酌得辛苦，却完全無傷大雅。何況她這批散文爲數較多，在《承教小記》、《日影行》二書中佔比重也不少，在《路上談》中，就有《一樹》《璞玉》《鳳兮》《別矣康橋》《看菊》《貓街》《一夜苔生》《龍的故事》《夜市》《葉子該哭》《秋之補筆》《竹談》等。其中一些篇章已達散文詩的境界，但近期散文詩因被無病呻吟所侵而名聲不佳，我們還是稱散文好了。

如果我們想到小思在學術研究方面做了不少努力，而在散文的經營上又能如此認真刻苦，則更令人覺得難能可貴。再想想，她的語言風格雖以綿密深沉爲主，却也不獨沽一味。比如，《龍的故事》雄渾，《別矣康橋》輕盈，《一夜苔生》溫柔，《葉子該哭》無奈，正體現她的不同經營，足以說明她對散文的各種不同寫法是嫻熟的。我們試試逐篇探討她這四篇散文的內容和技巧：

《龍的故事》開頭簡潔至極：「翻開塵封的山海經，讀着一個古老故事」，「那是一個有關龍的故事。」也許那個故事真的取材自《山海經》，但小思運用自己

的文字進行了再創作。文字在這篇散文中發揮了它應有的魅力，故事被新編，「龍」更加富形象性，而且賦予了象徵意義。讀讀這些句子：

當東海泛起黑霧，弓着背的陰險使者，悄悄走上龍的脊，似踩十八盤天梯上泰山之頂……

北方雪地長期困住的饑狼，早嗅到血與肉的味，躡足來到龍旁，三千載的饑渴使牠怦然，紅了雙目檢點可吃的肉，然後扯去一大片，使龍骨背宛如崩壞的長城……

風啊！呼嘯中時空流轉，刮得天地震動。刮得天地像長江怒號，黃河奔騰，似五湖波撼、萬嶺抖動……

短短一文，作者將最富有「中國」象徵的景物或事物巧妙地形容在龍身上或自然、動作中，包括泰山、長城、長江、黃河、青紗帳、三千里山河、祥雲瑞雨、五湖、萬嶺……她寫龍從備受殘害、忍辱負重到發怒、重新振作，從「沒有醒」到「龍醒了！」不但形象生動，而且魂魄宏大，氣吞日月。無一句說明，却沒人懷疑作者借龍的故事描述苦難中國的歷史。

《別矣康橋》迴旋着與徐志摩詩《再別康橋》一樣美的旋律，令人愛不釋手。

「情節」簡單：作者寫多年以來，給徐志摩筆下的康橋迷住，「心早已與那橋影波紋訂約，在那遠樹凝寂的七月黃昏」，可是因為季節不合、遊人太多，加之匆匆行色、忙亂，心總無法投入，最終竟是辜負了康橋。於是她聲明道：

……眼睛能接受的，恐怕都是粗糙影

像，這樣來寫康橋，未免太不公道了。

所以並非康橋沒有美處，實際上作者也會經欣賞過。但客觀的印象是含糊散漫的。最妙的是含蓄的、耐人尋味的結尾一節：

我揮一揮衣袖，向康橋作別。多少年來心底的約已經踐了，幾許迷夢也醒了，畢竟清楚知道，康橋是美的，但我倆並不相屬，我的心在遙遠的另一個地方！

全文寫得富有韻律感和音樂美。恰如徐志摩那句「尋夢？撐一支長篙，／向青草更青處漫溯……」小思漫溯許久，才發現辜負了康橋，並且「我倆並不相屬」，但她放歌了，歌了一曲康橋之夢。

《一夜蒼生》也是「美的文」，美得貌似有點淒然，但毫不幽暗，傷感之後是溫柔。張潔的散文被黃秋耘評為「溫柔的傷感」，我看小思的這一篇是樂觀的溫柔，因為「一夜蒼生」畢竟是只能證明生命力的頑強的。小思的這一篇也使我聯想起被孫犁盛讚過的宗璞。《一夜蒼生》和她那篇《紫藤蘿瀑布》有異趣同工之妙。「同工」即都表達對生生不息、頑強的生命力的謳歌，大「異」其「趣」的是《紫》較明朗、鮮活，充滿跳躍和喧嚷之感，而《一》則細膩、綿密、感情深沉而富有波瀾。她先刻劃苔的性格：

只長在坡上、地上、石上，絕不獨立高拔如樹如竹，也不多彩，不跟繁花比高下，但却綠得深不可測。曾經這樣想：苔如一個哲者……

中間急轉直下：

怎料，幾天假期過後，回到學校一看，紅磚早給人洗刷得十分乾淨。大概，苔

，不是樹木，又自甘卑下，都市、繁華地容不下它。這使我很難過。

忽然有一天「驀然又見紅磚上隱隱苔痕」，作者預料「如果不洗去，再過些日子，一定長得比一片青草地更耀眼。」於是她在末尾興奮於「那不生於幽階的苔，終也有人欣賞！」和開頭「那不是幽階，也一夜蒼生」達到了高度和諧的呼應。而這種緊密的回應，也是小思散文中最着力。小思詠苔，當然是歌人。在許多回憶或悼念可愛可敬的人物篇章（如《悼》《母校》《他的名字叫摩亞》《評師傳》《一肩擔盡古今愁》《向勇敢者致敬》《悼莫儉溥先生》等）中，我們就可以讀到她所稱頌的一羣「苔式」人物，均流露一股深沉真切的感情。

《葉子該哭》藉葉子「被花匠安排，扭扭捏捏繞在一排好看木欄上」的現象，引申出「為別人的『設計』而活，是艱苦悲哀歷程」，也有極佳的呼應。起頭：「如果在夜裏，我想：一定聽見那些葉子低低的啜泣聲」，爲了解爲什麼葉子會哭，文章不能不讀；結尾：「……葉子縱不黑色，也該飲泣！」十分自然，你我均會共鳴。

四篇美文，像《龍的故事》《一夜蒼生》放諸五四以來中國散文佳作裏，亦應無愧。

小思的散文最大特點，恰如其名，小思見大海，小思見深義。「思」即醞釀肚腹較久，再借助極端認真的美文字，進入了深的層次和美的境界。這是我「小思散文觀」。未知確否？

（一九八五年一月十八日至十九日）